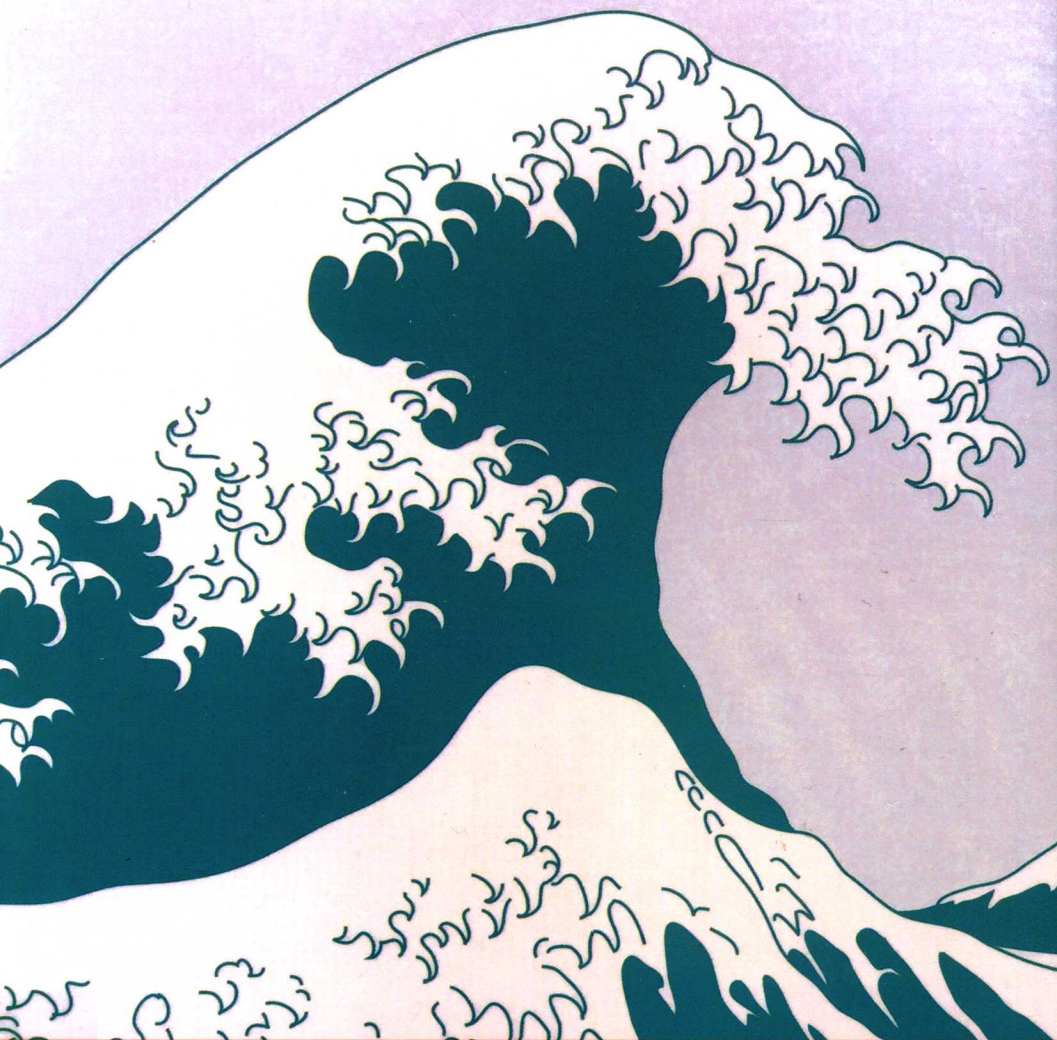




海底两万里

〔法〕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名家
名译

权威翻译 一世珍藏

一段惊心动魄的海底奇遇

本书是凡尔纳三部曲之一，被评为值得学生阅读的科幻巨著。悬念迭出，高潮频起，趣味盎然。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海底两万里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法] 凡尔纳◎著

陈筱卿◎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底两万里: 精装版 / (法) 凡尔纳著; 陈筱卿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90-0608-2

I. ①海…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8299号

海底两万里

著 者: (法) 凡尔纳

译 者: 陈筱卿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张婷婷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校对: 郑红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6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26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608-2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 飞逝的巨礁	1
二 赞成与反对	3
三 随先生尊便	6
四 内德·兰德	10
五 向冒险迎去	15
六 全速前进	20
七 不知其种属的鲸鱼	29
八 动中之动	35
九 内德·兰德的怒火	40
十 海洋人	44
十一 鹦鹉螺号	51
十二 一切都用电	55
十三 几组数字	59
十四 黑 潮	63
十五 一封邀请信	68
十六 漫步海底平原	71
十七 海底森林	74
十八 太平洋下四千米	77
十九 瓦尼可罗群岛	80
二十 托雷斯海峡	83
二十一 陆上几日	86
二十二 尼摩艇长的闪电	89

二十三	强制性睡眠	94
二十四	珊瑚王国	98
二十五	印度洋	103
二十六	尼摩艇长的新建议	107
二十七	一颗价值千万的珍珠	111
二十八	红 海	120
二十九	阿拉伯隧道	125
三十	希腊群岛	131
三十一	地中海上的四十八小时	136
三十二	维哥湾	139
三十三	失踪的大陆	146
三十四	海底煤矿	151
三十五	马尾藻海	156
三十六	抹香鲸和长须鲸	161
三十七	大冰盖	167
三十八	南 极	172
三十九	大事故还是小插曲?	176
四十	缺 氧	180
四十一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186
四十二	章 鱼	189
四十三	墨西哥湾暖流	193
四十四	北纬 47 度 24 分, 西经 17 度 28 分	198
四十五	大屠杀	201
四十六	尼摩艇长最后的话	207
四十七	尾 声	209

一 飞逝的巨礁

一八六六年出了一件怪异的大事，是一个没人说得清也无法说得清的怪现象。一段时间以来，有好些船只在海上与“一个庞然大物”相遇。那是一个长长的梭子状物体，有时泛着磷光，比鲸鱼的个头儿大，而且速度也比鲸鱼快得多。

在一八六七年的头几个月里，怪物的事似乎已经被遗忘了，不会再被人提起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新的情况又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这一次，已经不再是什么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了，而是一个必须加以避免的真真切切的危险。那怪物变成了暗礁，但却是个能飞逝的无法捉住的暗礁。

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蒙特利尔海洋航运公司的莫拉维扬号夜航至北纬 27 度 30 分、西经 72 度 15 分的海面上，右舷尾部撞上了一块礁石，可任何海图上都没有标明这一带海域有此礁石。出事地点被准确地测定、记录下来，而莫拉维扬号也无任何损坏，便继续航行。它是撞到了一处暗礁呢，还是撞到了遇难船只的残骸？无从得知。但是，等到回到船坞进行检查时，才发现船的一部分龙骨已被撞裂。

三个星期后，又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海上风平浪静，风向甚宜，斯科蒂亚号正行驶在西经 15 度 12 分、北纬 45 度 37 分的海面上。

下午四点十七分，旅客们正在大厅里用晚餐，突然间，斯科蒂亚号左舷轮后部轻微地撞击了一下。

斯科蒂亚号并没有撞上什么，而是自己被撞到了。撞击似乎非常地轻，所以船上的人都没有因此而有所不安，但是，大家却听见货

舱监运员跑到甲板上来，大声喊叫道：

“船要沉了！船要沉了！”

安德森船长立即下到底舱。他发现五号舱被海水浸入，而且浸水速度很快，说明破口处窟窿很大。安德森船长立即下令停船，并派一名水手潜入水中察看损毁情况。原来船体吃水线以下部分有一个两米宽的大洞，这么大的洞涌进的海水是无法堵得住的。因此，斯科蒂亚号只好在它的几个驱动轮被淹没了一半的情况下，继续行驶着。此时，它距克利尔岬三百海里，所以晚了三天才驶回利物浦，进了公司的船坞。这三天可是让利物浦的人惊恐得够呛。

斯科蒂亚号被架上了干船坞，工程师们开始对它进行检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吃水线下两米半的地方，破了一个有规则的等腰三角形。铁皮上的裂口很整齐，即使使用打孔钻也无法打出这么规则的洞来。如此看来，弄穿这个洞的钻孔工具肯定不是用一般的淬火技术制作的，而且，这个工具用巨大力量冲出来，穿透四厘米厚的铁板，还得倒退出来，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自此，以前的那一次次海难的不明原因，全都归结到这个怪物的身上。由于这个大怪物的存在，各大洲间的航路变得日益危险，公众坚决地要求，应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头可怕的大怪物从海洋里清除掉。

二 赞成与反对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对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瘠土地进行了一番科学考察之后回来。我预定于五月初返回法国。返国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便对我所采集的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行了分类整理。斯科蒂亚号发生意外的时间正好是这个时候。

我到纽约时，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

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人们因而分成了观点极其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是一种力大无穷的怪物，另一派则认为是一艘动力强大的“海下”船。

可是，这后一种假设尽管还算说得过去，但经过对新旧两个大陆的调查，它也站不住脚了。因为某个人要想拥有这样的一种机械，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在什么地方建造它的？是什么时候造的？造这么个庞然大物，他又怎么能保守得住秘密呀？

只有一国政府才可能拥有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机器。在人们想尽办法提高武器杀伤力的悲惨时代，某个国家背着别国研发这种可怕的武器是有可能的。然而，各国政府纷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所以这种战争机器的假设也就不能成立了。

我抵达纽约后，有些人便专程前来征询我对此事的看法。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一部两卷四开本的著作——《海底的秘密》。该书深受学术界重视，而我也因此而成为博物学中这一极其神秘的科学的专家。别人当然要征询我对此事的看法了。我只要是能够否定事情的真实性的，我是绝对要持否定的态度的。可是不多久，我被追逼无奈，只好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纽约先驱论坛报》也给巴黎

自然史博物馆教授、尊敬的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发了约稿函，请他对此事发表看法。

我只好也说说自己的看法。我从政治学和科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写了一篇内容翔实文章，于四月三十日发表在该报上，在此，我把拙文的摘要抄录如下：

“我对各种不同的假设一一地加以研究之后，由于所有其他的假设都被排除掉了，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有一种其力量大得惊人的海洋生物存在。我倾向于它属于一种巨大的独角鲸什么的……”

我的文章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响很大。有不少人是赞同我的观点的。而且，该文的结论也给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人的头脑就喜欢这种对超自然生物的奇思异想的，而海洋正可以为这种遐想提供空间，因为海洋是这类庞大的生物赖以生存繁衍的最佳场所，与之相比，陆地上的动物，如大象和犀牛，简直是小得可怜了。

如果说有些人只是把这件事当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纯科学问题的话，那么另有一些人，则主张把这个可怖的怪物从海洋中清除掉，以保证横渡大洋的交通运输的安全。

公众舆论形成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率先发表了声明。纽约已做好准备，组织起一支远征队，前去清除独角鲸。一艘名为亚伯拉罕·林肯号的快速驱逐舰已做好准备，争取尽快远航。各武器库的大门已向法拉格特舰长敞开，他正积极地装备自己的舰艇。

七月三日，终于有了消息，说是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驶往上海的一艘轮船，三个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水域，又看见了那头独角鲸。

这则消息令群情振奋。法拉格特舰长奉命立即起航，一天都不许耽搁。食物已经装上了船，燃料舱里装满了煤。全体船员已各就各位，只等点火，加温，起锚！

亚伯拉罕·林肯号准备驶离布鲁克林码头的三小时前，我收到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纽约第五大道饭店

巴黎博物馆阿罗纳克斯教授先生：

如果您愿意随亚伯拉罕·林肯号一同远征，代表法国参加这次探险的话，合众国政府将乐观其成。法拉格特舰长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间舱室。

顺致

敬意

海军部部长 J.B. 霍布森

三 随先生尊便

看完这位尊敬的海军部长的信之后三秒钟，我便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心愿，我平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捕捉到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怪物，把它从这个世界上给清除掉。这可是与我返回祖国的道正好是反方向的呀。

“孔塞伊！”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

孔塞伊是我的仆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我每次旅行他都跟随着我。由于同我们这些巴黎植物园的学者圈子中的人经常接触，孔塞伊耳濡目染，渐渐地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觉得他都快成了专家了。他对博物学的分类非常精通。不过，他的学问也仅限于此。他对分类掌握得十分娴熟，其他方面就不行了。小伙子三十岁；我今年已年届四十。

不过，孔塞伊也有个缺点：他过分地拘礼，跟我说话都客气得过分，使用第三人称。

“孔塞伊！”我又叫了一声，一边在准备行装。

孔塞伊来了。

“先生叫我？”他边走进屋里边问。

“是呀，小伙子。帮我准备一下，你自己也准备一下。我们两小时后出发。”

“随先生尊便。”孔塞伊平静地回答。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把我所有的旅行必需品，衣服、衬衫、袜子等，不用数了，尽量地多拿，往我的大箱子里塞。赶快去弄吧！”

“那先生的标本怎么办？”

“以后再说吧。”

“怎么！先生的那些原始兽类、蹄兔目兽类、羚羊属动物以及其他动物的骨骼标本都怎么办呀？”

“先寄存在饭店里吧。”

“那先生的那只活鹿豚呢？”

“我们不在时，请别人给喂喂吧。另外，你让人把我们的那些用于研究的动物想法运回法国去。”

“这么说，我们不回巴黎了？”孔塞伊问。

“你知道，我的朋友，事关那个怪物……就是那头深海独角鲸……我们要把它从海上清除掉……我是《海底的秘密》这本四开两卷本一书的作者，是不能不随法拉格特舰长一起出海的。这任务很光荣，不过……也是个危险的任务！我们不知道要跑到哪儿去寻找它！这种动物可能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可我们仍然得去找它！好在我们有一位胆大心细的舰长！……”

“先生去哪儿，我跟你到哪儿。”孔塞伊回答道。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的好！我实不相瞒，这种远航很可能会有去无回的！”

“随先生尊便。”

一刻钟后，我们的箱子收拾停当了。然后，我们到了一层。在大柜台前，我结清了账。我交代饭店的人把用稻草填塞好的动物标本和风干的植物标本邮寄到巴黎。我还留下了些钱，足够让人代喂我的那头鹿豚的。这之后，孔塞伊随我上了一辆马车出发了，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号停泊的码头。这艘驱逐舰的两个大烟囱正在冒着浓烟，升火待发。

我急匆匆地登上船去，询问法拉格特舰长在哪里。一名水手领着我来到舰楼，我看见了一位气宇轩昂的军官，他向我伸出手来。

“是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他问我道。

“正是，”我回答道，“您就是法拉格特舰长？”

“是的。欢迎您，教授先生。您的舱室已经准备好了。”

水手把我领到为我准备好的那间舱室去。

林肯号是为了此项新任务而专门挑选并加以改造了的。这是一艘快速驱逐舰，配有高压蒸汽机，蒸汽可达七个大气压。有了这么大的气压，林肯号的平均时速可以达到十八点三海里。这一速度已经非同小可了，但要与那头鲸类动物搏斗，尚嫌逊色。

驱逐舰的内部装备符合这次远航的要求。我对我的那间舱室也很满意。我的舱室在舰的尾部，对门就是军官们的休息室。

我让孔塞伊留在舱室把我们的箱笼固定好，我自己则上了甲板，看看起航的准备情况。

这时候，法拉格特舰长正下令解开把林肯号拴在布鲁克林码头上的最后的那几条缆绳。这么说，要是我晚到一刻钟，此舰就会不等我就开走了，我也就错过了这次特别的、奇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航了。说实在的，对这次远航，即使真实地记录下来，也将会有人表示怀疑的。

法拉格特舰长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也不想耽搁，以便尽快地驶往那个怪物近来出没过的海域。

“起锚！”法拉格特舰长大声命令道。

命令通过压缩空气装置下达到轮机舱。轮机员接到命令，立即让机轮运转起来。蒸汽带着哨音冲进半闭半合的进气阀。横向排列的长长的活塞发出噗噗的声响，推动着机轴的连动杆。螺旋桨的叶片速度在加快，有力地拍击着水面。林肯号在站满着送行的人的成百只渡轮和小艇之间，威然地起航了。

布鲁克林码头，埃斯特河沿岸，全都挤满了好奇的人们。五十万人齐声三呼“万岁”，声震云霄。成千上万条手绢在黑压压的人头上方挥动着，向林肯号送别，直到该舰驶入哈得孙河口，到达构成纽约城的长形半岛顶端看不见为止。

送行的渡轮和小艇一直尾随着驱逐舰，直到信号灯船处才离去；信号灯船上有两盏灯，标明那里是纽约航路的出口处。

此时正是午后三点。驱逐舰添煤加火，螺旋桨更快地在拍击

着水面。它正沿着长岛那低矮的黄色海岸行驶。晚上八点，长岛的灯光在西北方向消失了，驱逐舰在大西洋那昏暗的海面上全速前进着。

四 内德·兰德

法拉格特舰长是一位优秀的海员，完全有资格指挥这艘驱逐舰。他与他的舰船已经融为一体，是他的舰船的灵魂。对于那个鲸类动物的存在，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此，他不允许人们在他的舰只上讨论这个动物存在与否的问题。他曾发过誓，既然那个怪物存在着，他就一定要把它从海里驱逐掉。不是法拉格特舰长杀死独角鲸，就是独角鲸把法拉格特舰长弄死，绝无其他选择。

舰上的军官们都与他们的舰长观点一致。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谈论、探讨、争论，并预测着与独角鲸相遇的机会，时刻观察着浩瀚的大海。至于全体船员，他们都盼着能遇上独角鲸，抓住它，把它弄到舰上来，切成碎块。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海面。再说，法拉格特舰长也许诺过，无论是谁，不管是见习水手还是正式水手，不管是水手长还是军官，谁发现了那个怪物，谁就可以领到两千美元的赏金。

而我吗，我也不甘落后，没有把自己分内应观察的那份工作留给别人去做。可是，唯独孔塞伊是个例外，他对我们大家所感到兴奋的那件事显得十分淡漠，与众人的高涨热情形成明显的反差。

我先前说了，法拉格特舰长为这条船配备了能够捕获巨型鲸类的设备。即使是一条捕鲸船，恐怕也没有它的装备精良。该有的装备应有尽有，从手投鱼叉到喇叭口形炮上使用的带倒刺的箭，以及供鸟枪使用的开花弹，样样俱全。艏楼上架设着一门改良过的大炮，从炮栓处装弹，炮管壁很厚，能够轻易地发射四公斤重的锥形炮弹，平均射程为十六公里。

因此，可以说，林肯号上，歼灭性武器样样俱全。而且，它还有

更好的武器，那就是捕鲸大王内德·兰德。

内德·兰德是个加拿大人，身手不凡，在他的危险的行当里，还从未遇到过与他不相上下的对手。他头脑冷静，机智灵活，有勇有谋，一般的鲸鱼都甭想甩脱他的那把带索鱼叉。

内德·兰德年约四十，身材魁梧，身高六尺以上，体格健壮，神情严肃，不易交往，话不投机，他便立即变脸，凶巴巴的，谁若是惹了他，他便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他的相貌很引人注目，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让他的面庞尤显生动。

我认为，法拉格特舰长把此人请上船来是颇有见地的。他目光敏锐，膂力过人，一个人就能抵得上全体船员。

尽管内德·兰德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但他对我还是有点好感的。这也许是我的国籍吸引了他。对他来说，遇上一个说法语的人，他就可以有机会说上这种语言了。这位捕鲸高手祖籍魁北克，在魁北克还是法国属下的一个省份时，他家已经成了一个部落，出了不少的勇敢的捕鲸高手。

渐渐地，内德有了交谈的兴趣，而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述他在极地海洋上的冒险经历。

这时候的内德·兰德，对海怪的问题是怎么看的呢？应该实话实说，他并不太相信有什么独角鲸存在：船上的人全都相信有，而他却是唯一一个持不同看法的人。他甚至都避免谈论这个话题，可我觉得我应该找个机会与他谈谈这件事。

七月三十日的那个美妙的夜晚，也就是说我们起航后的三个星期，我们的船驶达帕塔哥尼亚海岸下风口三十海里处，进入与布朗角同一纬度的海域，已经驶过了南回归线，距离南边的麦哲伦海峡将近七百海里。用不到一个星期，林肯号就将在太平洋海上劈波斩浪了。

内德·兰德和我坐在艙楼甲板上，一边闲聊，一边望着神秘的大海，直到这之前，这大海依然是深不可及。我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向大独角鲸，并分析了我们此次远航的成功与失败的种种可能性。后来，我见内德·兰德一声不吭，只是听我在讲，我便把话给挑明了。

“怎么，内德，”我问他，“您怎么竟认为我们要追逐的那个鲸类动物并不存在呢？您如此怀疑，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内德·兰德先看了我一眼，习惯性地用手拍了一下宽阔的脑门儿，闭上两眼，仿佛在集中思想，然后才开言道：

“也许是确有其事，阿罗纳克斯先生。”

“可是，内德，您是个职业捕鲸手，您对海洋里的大型哺乳动物很了解，您应该是不难想象得出关于巨型鲸类动物的存在的，您不应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呀！”

“这您可就错了，教授先生，”内德回答道，“一般人可以去相信有奇异的彗星穿过宇宙，有古老的怪物居住在地球的内部，可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就不会接受这类荒诞不经的说法。捕鲸手也是这样。我追逐过不少的鲸类动物，也用鱼叉叉到过很多，还杀死过几个，但是，无论这些鲸类动物具有多强的攻击力，无论它们是用尾巴还是用牙齿，它们都绝对不可能毁坏轮船的钢板的。”

“可是，内德，有人举出例证，说有些船只被独角鲸的利齿穿透了。”

“这么说，博物学家先生，”内德·兰德语含讥讽地说，“您坚持认为有一种巨型鲸类动物存在？……”

“是的，内德，我再说一遍，我这么肯定是有事实根据的。我相信确有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存在，它的躯体结构奇特，如长须鲸、抹香鲸或海豚一样，属于脊椎动物，长有一个角质的、极具穿透力的长牙。”

“哼！”捕鲸手内德轻声哼了一声，摇了摇头，一副毫不为所动的神态。

“请注意，我可敬的加拿大人，”我继续说道，“假若有这种动物存在，假若它生活在大海深处，假若它在海面以下几海里的深处游弋，那它就必须具有无比坚实的机体才行。”

“要那么坚实的躯体结构干吗？”内德·兰德问道。

“因为，要想生活在海底深处，并受得住海水的压力，就必须具